

1810
TNC #770-15384

13

46435





藏教音聞卷三十四目錄

法苑珠林

經卷飛空

空中書經

我上不下

隨喜回向

合掌

如碓上下

聞經脫罪

歸骨出聲

燒香三百五

嚴法華

庚信

朗公谷

和南

五輪

平等禮

仙閣梨



莫南集代寫書

沙彌

可與言天人之際

不定谷

天言始中

聽講驚

兩須菩提

心有分別

嚼飯與人

舌不焦爛

慈子

慚愧水

梅檀易水

大小二生

身子智慧

法生智子

慈變為菴

戲別三百年

龍骨出聲

香手現

阿練

穀賊

羊中來

金雞石

雲陽

青羊

鬚髮覆肩

身毒賢豆

畜生能語

皮鞠打頭

帝釋金剛

泰山四郎

火浣布

橫海魚鄧林木

羅漢塔

神冠鸚鵡

丈室

齋

十四日

莫高窟代寫書

水火村

大神變身

耆崛山銘

照山照海

杯度

羅刹治

樹上烏

真是我伴

怪草

佛雙足迹

灰菩提樹

二種醉

蘓何聖

兩肩涌泉

赤龍子

佛笑

千寶記

三足虎

蟲落

三管瑩篔天

消瘦衣

施經施緯

電搖華列

蘓合香

驚精香

梵音咀聲

胸臆神

蒙雙氏

香範

林戲天

女口絲

續命神璠

楓香棧香

瀉氣摹聲

魚山梵響

天授新聲

善聲沙門

天鼓法聲

法音即聲

魚山梵響

法音即聲

西康暮聲

法音即聲

融香妙香

法音即聲

融命輕聲

法音即聲

女口絲

法音即聲

林燈天

法音即聲

香薰

法音即聲

香雙月

法華集以寫書

藏教音聞卷三十四

法苑珠林

經卷飛空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茵大

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隨風飄

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

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嚴法華

陳揚州嚴恭者家富於財陳太建初恭請於父母



莫南集代寫書

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
下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以五萬錢贖
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
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曰公兒
揚州附此錢歸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問附錢所
由恭吞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
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
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道
俗共相崇敬號為嚴法華里

與約勿入嚴法華里

空中書經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
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以筆
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
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
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
有文許自外流潦村人怪之爾後每兩小兒常集
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

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蓋覆之

庾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將行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一人王問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不識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口云我是庾

合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誣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

我上不下

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言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

朗公谷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晉太元中

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其谷舊多虎常為
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至今號其谷為朗公谷
也

隨喜迴向

隨喜者他人作福心生歡喜也迴向者迴諸福德

向無上道

和南

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

合掌

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又
手白佛者皆是歛容呈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
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

五輪

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五體投地禮之故地持
論云當五輪至地而作禮也又阿含經云二肘兩
平膝及頂名為五輪輪謂圓相五處皆圓能令上下

迴轉生福轉多名為輪也

如碓上下

我慢心禮者謂心無恭敬無師仰意雖有設拜心
馳外境如碓上下空無所獲
卒等禮
實相卒等禮者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用同融如
如卒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即見凡可卑
可慢若起此心還成僻執

聞經脫罪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
上不冷如掌許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

收錄至一官曹庭內有囚數千人天官坐高牀侍
衛如王者山龍前至塔下王問汝身作何福業山
龍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廳上東北間有
一高座王指謂曰可升此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
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開經曰妙法蓮
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願
庭內向囚無一人在者王曰君誦經之福乃令庭
內衆囚皆以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
仙閣梨

釋道仙本康居國人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入定
一坐五日為期時遭酷旱百姓惶憂皆來請祈仙
即往龍穴以杖扣門喚曰眾生何為嗜眠當即元
雲四合大雨普霑隋蜀王秀聞而遣追不承命王
親領兵仗往彼擒之王達山足忽降雨雜注電雪
雷奔水涌須臾滿川軍藏無計乃悔懺歸依垂雲
忽散得達仙所王厚禮恭敬號為仙閣梨
沙彌者隋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萬物也

慈子

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
子如我今弟子稱為釋子

此彌勒者姓也

可與言天人之際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
利種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
問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
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
不尅已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

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
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宏濟耶帝乃歎曰
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
慚愧水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是故大聖慙懃制諸道俗
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之
號事等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既斷寧可重生
斫石已離終無還合不能為世福田豈可勝他禮

拜今當以慚愧水洗浴識塵執發露刀割覆藏網
不定答

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
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
或有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則勝出家
梅檀易木
又涅槃經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痴破戒捨
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
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梅檀貿易

瓦木以金易，鑰石以銀易，白鐵以絹易，麩褐以甘露易，於惡毒。天言始中。宋長安龍光寺有竺道生，鉅鹿人也。宋文帝深加加歎重，後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一衆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大小二生。

近代又有釋慧生，亦止龍光寺，善衆經，時人以同。

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曾觀之。聽講鶯。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歲備通九流，洞曉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為務閑，皇七年召入京，鶯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嗚呼，衆共愍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嗚呼騰躍，徑入遠房，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時共異之。身子智慧。

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言欲知身子智慧
慧多少者以須弥為砚子四大海水為墨以四天
下竹木為筆滿四天下人為書師欲寫身子智慧
者猶不能盡况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
兩須菩提 皇天皇帝人皇天皇帝人皇天皇帝人皇天皇帝人
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者五百弟子中有
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
者種所言天者為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
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匱乏

法生智子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龜茲王
妹體有赤鬘法生智子既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
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及什生之後
還忘前言 言在空教未期通有過於大生耳
心有分別 言心因何之難計言味體隨或留給日成
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
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兜
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

慈變為菴

姚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
慈變為菴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迎什
公入闕興待以國師之禮悟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倦

嚼飯與人

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
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
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戲別三百年

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萬由
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音土自無音香土

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
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戲

舌不焦爛

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
世咸共宏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
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宏始十一年卒

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
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名不灰言其無變
龍骨出聲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
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
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修羅共鬪定當湏我
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曰吾與此
香手現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香手現
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香手現
彼即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湏我即便舉身凌空

迂疾往詣遊戲之處畜生能語
畜生能語薩婆多論曰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

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
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
道中來是以不語

阿練

晉王練字元明琅琊人也宗侍中父珉字季琰晉
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

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頃之沙門病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

皮鞣打頭

禱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願以四果與我諸少比丘嗤而

語言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即設種種餽膳請少比丘諸少比丘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言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尔果老比丘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鞣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復弄之言更移一角次當與尔斯陀含果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鞣打頭而語之言與尔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

三果如四果因與少比丘共

論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

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諸少比丘聞此咸皆謝
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
實報此經云穀賊言更結一箇心當與不俱斷舍果明穀賊坐結
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
溫開窖取種了不見穀有一蟲大如牛莖無有手
足頭目如頑鈍肉主人恠之問汝是何等蟲曰欲
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
道邊有數百人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駢車而

呼穀賊汝為何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
此語久辭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答言是金寶
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
金主人即將人往掘得甕金叩頭向穀賊云今日
得金是大神恩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
半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
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

帝釋金剛

又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

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
帝得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闍浮提
變成此珠

羊中來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欲寄
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
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惠帝末域至洛陽
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
而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

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
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然往迎
金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
泰山四郎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
選途經泰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
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
見其儀容秀美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一生分
畢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

四郎四郎曰向見兎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
兎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
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被
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須
四郎車騎畢至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
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已而別去

金雞石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
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

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中因號
此石為金雞石

火浣布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
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
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之
氣著之曲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
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

雲陽

雲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
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
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橫海魚鄧林木
孫綽子曰海神與山客辯其方物海神曰橫海有
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
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

青羊

元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

青羊萬歲之樹精為牛

羅漢塔

西域傳云斫迦國南有山多羅漢塔松林鬱茂
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恒長僧常剃
之
鬚髮覆肩

烏鐮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
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鬚
髮下垂覆於肩面國王以酥灌之擊捷椎此比丘

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
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
化火焚身

神冠鸚鵡

迦畢試國王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
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寶藏近有王欲掘取其
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
而歸

身毒賢豆

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身毒賢豆

丈室

吠舍釐國有維摩故宅基即是說法現疾處也唐
顯慶年中勅使王元策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
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

水火村

尼波羅國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
阿耨波弥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
投之編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

土以投亦即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
佛雙足迹

摩揭陀國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顧摩
揭故踏石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華
文十指各異近為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
文采如故乃捐甃伽河中尋復本處

大神變月

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
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彼

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

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

灰菩提樹

菩提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
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為無憂王妃伐
截於西數千步聚而燒之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
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甃為灰菩提樹

耆崛山銘

王元策耆闍崛山銘曰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

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義高懸玉鏡垂
拱無為其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
制發於中土不同業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神
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
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鬱乎此山高狀
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
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竚道趾於巖阿其參差嶺
嶂重疊巖廊鏗鏘寶鐸氤氳異香覽華山之神蹤
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

二種醉

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等成就時醉
二者他稱讚時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
富貴時醉開放逸門後一多是出家人等貪學名
利希望他讚使出憍慢昏於志趣

照山照海

禪寶藏經云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難陀
王問言日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
日長冬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弥山有上下道日於

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於金山故長而暑熱
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
寒

蘓何聖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名薩何
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全不奉法
因患死蘓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
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阜前習通

展仁風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敬然表異迹書
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壘中以自況隱旦從壘出
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蘓何聖蘓何者稽胡名壘也
以從壘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
像名胡師佛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刺繫以蠶壘
擬達之栖止也

杯度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亦甚修行時人未重
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

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
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人每見之莫有知其居
處所在搭一蘆箒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
盥浴膚色燦然不以寒慘義熙中在廣陵刺史劉
蕃素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搭此箒使人舉視重不
能勝蕃自起看政有敗初衣耳度辭去一手挈箒
若提鴻毛

兩肩涌泉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光蘊

德人莫測其所階至魏主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
龜茲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
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

羅刹治

齊帝高洋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帝大起佛寺僧
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歲帝
曰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
於是遂不食肉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遠其疾
如風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

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
半有佛寺羣沙弥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
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尔來何為
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
赤龍子
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嘗至江邊告
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
彼兩岸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
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永明中文惠太子要下京

行過寶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
樹上烏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時就
人求生魚贈人為辦竟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
活如故太尉司馬般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
真誌畫絹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
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入廬山追騎將及
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乃誌所畫悟而登之烏
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佛笑

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嗔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蓋山莊誌云

真是我伴

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厭惡驅令遠棄人於一時詣林採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諸比丘各在樹下跏趺繫念佛化作醜陋人

彼人心懷喜悅今此人者真是我伴尋來共語時彼化人忽然端正醜人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人聞已尋彼數之尋得端正

千寶記

千寶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絕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又曰大腰無雄細腰

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魚
愛之獸自為牡牝又曰千歲龜龜能語人語千歲
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止數之至也春
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
下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蠶也稻之為蟹也麥
之為蚨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
無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鵠也蛇之為
鼈也蚕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怪草

石埭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莖成其華黃色
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三足虎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及
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施設使者催令裝束
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班色
便豎一足徑出門村家先依山為居至麓變成三
足大虎所豎之脚即成其尾

蟲落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
曰蟲落故因取名焉

蒙雙氏

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
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
而生二頭四足手是為蒙雙氏

三管瑩篔天

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施入美水或覆井泉恐諸
毒地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

瑩篔天

香範

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除藍毗園內實無塵而示
蕩故知洗沐是清昇之本灌深為澄潔之原可謂
垂香範於前修振芳猷於後業所以東國泛七華
之水以濯一乘之賓西方瑩八德之池用滌九品
之革

消瘦衣

衣名消瘦取能消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衆

魔亦喻蓮華不為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為邪眾
所傾

林戲天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信心清淨知僧福田
為法衣故施一葉直為作衣價心常愛樂而生隨
喜命終生林戲天自在遊戲隨意所至
施經施緯
佛告文殊師利我初踰城到彼叢林權時止息時
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迦葉佛涅槃時付

囑我絹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我聞先
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如何害生
以付我著樹神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
出非是害生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
由彼二絲主共成一法衣

女口絲

此闍浮洲有千八百大國並有繒帛絲綿皆從女
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生故福業所感故
從女口中出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

下便有二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羅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著繒絲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絲本非害生取絲而用

電搖華列

夫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灼鑠電搖氤氳華倒影淥水籠光碧樹曄曄交皎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睽暉若恒星之繡天漢睇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盛明之徵恒皎也

續命神籙

迦葉詰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作金縷籙欲手自懸籙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云王好义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籙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籙

蕪合香

蕪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蕪合廣志曰蕪合香出蕪合國國人採之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為蕪合非自然一種物也傅子曰西國胡言蕪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為怪 兜納香魏略曰出大秦國廣志曰兜納出西方艾納香出尉國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 攪攪 攪攪 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楓香棧香

楓香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棧香廣志曰棧香出日南諸國

驚精香

驚精香十洲記曰聚曰洲在西海中上多真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伐其根心於玉谷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反生香或

名人鳥精
寫氣摹聲
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颯頌清響激於
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於末代修習極
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魚山之梵唱帛橋誓願
通大士之妙音籥練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
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氣天宮摹聲淨刹抑揚
辭契吐納節之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
梵音頌聲

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
為五一者正直二者和雅三者清徹四者深滿五
者周徧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十誦律云為諸
天聞頌心喜故開頌聲也

魚山梵響

魏陳思王曹植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
雅哀婉其聲動心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
聲節寫為梵頌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顯世始
於此焉

胸臆神

菩薩處胎經云繫那羅住須弥山北有大黑山亦
在十寶山間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
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繫那羅
施一刹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
胸臆神在兩山間
天授新聲
晉有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籥特稟妙聲善
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響清

美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
始終循還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
製六言梵唄傳響於今

善聲沙門

齊安樂寺釋僧辯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哀婉折衷獨步齊初無人如之永明七年司徒
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寤
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僧辯等次第作聲辯傳
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古跡有一... 寶壽年... 龍毛... 佛影說法... 意躁天... 聚烏石... 無生廷... 唐述谷... 奪佛髻... 舍利...

藏教音聞卷三十五目錄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八音四辯
佛影說法

斗數波
意躁天

白身天
聚烏石

魚菩薩
龍毛

雀離浮圖
無生廷

蓬萊道人書
唐述谷

舍利
奪佛髻

莫有...

百年燈油

佛陀里

四食時

輪王

天匠

一粒任頂

七覺支寶

王舍城

意思穩審

如意寶人

識馬

答天神問

放伯裘

非烏非雞

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申辭授鉢

酒盡影無十五日後

先作上座

燒香作炭

我定得餅

不識同學

汝痴劇我

獸散

三癡

蹋口

畫脂鏤冰

老學如炳燭

山羗盜衣

天法奉行

釋門季路

水清霧露

娘徵宵夢

卿可現二

函肝醉

意釘

綏山一桃

魚網牛閉

翻囊

馬在罌中

祀螻蛄

天相

麤細雨

喜雨暝雨

江伯

鬼彈

繳父

折翅鴨

片片巖

忍辱草

怪山

彭侯

蠶桑因緣

苑窳

雙桐沙門

侯

阿鼠

漢南雜詩

漢南雜詩

魚細牛開	翻業
馬在雙中	紀坡地
天相	嘉細雨
喜雨復雨	江伯
鬼	綴父
折翅	片片
忍辱草	怪山
彭侯	盤來因緣
彭侯	阿彌沙門

藏教音聞卷三十五

法苑珠林

八音四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健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讚
 止白馬寺音調甚工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
 途住足因製造銅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
 有銅鐘始於此也

佛影說法

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

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為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
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
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

斗數波

塔者或云塔婆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或云
斗數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
名為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

意躁天

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淨心供養眾僧掃如來塔

命終生意躁天身無骨月亦無汙垢香氣能熏一

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

白身天

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

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

白

聚烏石

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
象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真育王共遊鄞縣下真

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
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
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
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
丈悉如袈裟之狀將欲鑿命益世曰良夫其良
魚菩薩舍利云云舍利王東王東王東王東王東
阿育王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中有鰻鱓魚
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
末賊過偽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尔

潛隱雖喚不出西來

龍毛

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
雒縣寺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
浮圖粧飾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
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臨視貞
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
靜塔如本住人皆捨得龍毛三尺許黃赤可愛
雀雛浮圖

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塔內佛事
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盃
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為第一
無生廷
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
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
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
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
並隨義立各有所表

蓬萊道人書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汗海一
月餘日達於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
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
事設食飲水石辭欲還僧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
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便取袋鉢與石
并書一封書字不可識曰可以與之令沙彌送勿
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更至海沙彌以一
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柁也于是

依言但聞颼颼風中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
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
倚桁欄口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
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又將鉢與之
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
接取事在高僧傳

唐述谷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名
積石山即禹貢導河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

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
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止常聞鐘聲又
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羗云鬼也

舍利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
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骨舍利色白二
髮舍利色黑三肉舍利色赤菩薩羅漢等亦有三
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

破矣

奪佛髻

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
曉諭以金甌分之閻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
舍惟有佛口一髻無敢取者以閻王初來得舍利及
髻還大歡喜難頭承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
逢閻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言我是
難頭承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閻
王怖懼即奉佛髻與之龍王即還須弥山下起水

精瑠璃塔閻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
白王言難頭承龍先輕閻王奪佛髻去阿育王聞
大怒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罟縱罟須弥山下
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
當伺其卧取宮殿著須弥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
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卧覺不知是何處見水
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閻王
自與我佛髻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劫盡
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

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謝實不知此龍
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
百年燈油

又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
世王著洹河中作大鐵劍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
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答言擲數
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著於水中
偶試一柰柰隨機闕孔中劍輪即定更不迴轉然
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問何由可得答言龍王

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
像及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
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
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
知像重將諸軍眾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
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
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
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斯義也舍利既出燈
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花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

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算者計百年中用尔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命也

佛陀里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此聞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誨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曰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寓於銅盃舍利下衝盃即破碎權大驚異又

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立寺名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四食時

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

輪王

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彼四天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

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惟局闕浮提王一天下若
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
是阿育王等如來為法輪王王三武健王世前
天匠

天金輪寶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
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寸五分重四斤四兩
一粒住頂

阿難問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言乃往過
去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眾遊化世間時婆

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
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
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
入鉢王四天一粒在頂受樂二天

七覺支寶

中阿含經云如來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覺
支寶出於世間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
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
七捨覺支寶

王舍城

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臣下咸知即共
斥逐捐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
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向山樹神請求
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復還國
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
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其噉人王
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
恐不怖噉人王曰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

物成有敗合會有離何須愁耶便為廣說五戒十
善四等六度噉人王心開豁然因放四百九十九
人各令還國諸王感蒙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
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
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生無異四方人未
聞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編一國中眾人答曰皆
是諸王舍也名遂遠而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
也

意思總審

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
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
有一婦人懷女兒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後還白
師問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教導者我見象小
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
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
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
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
如意寶人

周渭濱沙門止名法師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
夫周廟其銘曰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
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
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
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
識馬

又曰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弊邪
逕終迷修途永泥
答天神問

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雄
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
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有一大臣言此事易別
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繞者當知是雄住不動
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疊試也即如其言果別雌雄
天神復問此大白象有幾斤兩大臣言置象船上
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
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天神又以一梅檀木方之
正等復問言何者是頭大臣答言放著水中根者

必沉尾者必舉天神又以二白驊馬形色無異而
復問言誰母誰子大臣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
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
王珍奇財寶

放伯裘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
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
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
既到官侍監有五侯卒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

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
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
之其物跳踉旬旬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魁
乃言曰聽一相赦當深報府君恩我本百歲狐也
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
乃喜曰此真放伯裘之義即便放之自後每事先
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奸而咸曰聖君出後
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為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
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

非鳥非雞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羣雞依榛
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
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此兒非我有野父聚
落母共合生一子非鳥復非雞若欲學公聲復是
雞母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似雞鳴學
雞作鳥聲鳥雞二兼學是二俱不成
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史機辯難及鳩摩

羅什所翻經獻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
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曰此語
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獻曰將非人天交接兩
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
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
申臂授鉢
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稟性
暗塞三年之中不得一偈佛慈傷之授與一偈守
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器然心開得阿

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
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
入卿與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般特即住門外
佛坐殿上般特擎鉢申辭遙以授佛王及羣臣見
辭未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佛言是賢者般特此
止辭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莫不歡喜
酒盡影無

襍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酒夫
婦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相打不

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應解知影
懷愧比正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
先作上屋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
樓高廣嚴麗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
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匠即便
經地壘整作樓愚人見壘說木匠言我不欲下二
重先為作最上屋時人聞已便生快笑譬如世尊
四輩弟子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

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
燒香作炭

又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
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
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
值

我定得餅

又云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
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須更有賊

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尔

不識同學

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眾生愚癡不識親疎譬如山中有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

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為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為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間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閉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汝痴劇我

舊禪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
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
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
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
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
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
劇我也

獸散

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

窟中誦刹刹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
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
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
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足以相殺彼言願莫殺
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
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
以羣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
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為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
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

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而欲得王女為妻王
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
所恃唯賴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
必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
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
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散走王但剋期
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額額令師子先戰後吼彼
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用其語遣使克期
共求上額至於戰日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

吼野狐聞之便於象上墮落於地於是羣獸一時
散走

三癡

十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棄
其舊匹娶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
為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
肉可為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
有能得之者媵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
行索覩孔雀王輒取蜜麩以供其妻即以蜜麩塗

身孔雀取麩應手獲之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孔雀見王曰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王順其意夫人服之眾疾皆瘳孔雀曰願得授身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眾疾可瘳王許可之國人飲水聾聽盲視瘖語蹙伸眾疾皆然孔雀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還王曰可尔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一

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吾捨五百妻而貪青雀為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之欺望季女之妻斯為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瘳夫人疾斯為王愚矣

蹋口

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

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踏長者口破唇折齒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

畫脂鏤冰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老學如炳燭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山羗盜衣

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而遠逃走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羗言我衣乃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

天法奉行

吳書云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李老得與佛
比對不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
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
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釋門季路

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少未讀
經不多三世因果未辯措懷不敢立異者正以卿
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

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
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也

水清霧豁

梁郡陵王綸上啟云臣聞如來假金輪而啓物託
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涇渠之妙果七處
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
水清日盛霧豁雲除
娠徵宵夢

又云恒星不現周鑿娘徵滿月圓娑漢感宵夢臣
昔未達理源象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
渴乏反趣鹹水
卿可現二
北齊文宣帝命上統法師與道士陸修楠靜試統
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
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
曇顯者飲啣同俗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
大醉昂兀而座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

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輦將來乃兩人扶顯令上
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言實
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
道士等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
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
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
臨肝醉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

語伯祖問其所食啗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
前切之鬻鬻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眈
眈在案前侍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箸承
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
相見大慙愧

意釘

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王問
何者為重佛言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身
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

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事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
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婬欲發口之四過妄言綺
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殺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
不在身口也

綏山一桃

前周葛由蜀羗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
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
綏山在峨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
神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僊亦足以豪

魚網牛鬪

杯渡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瞋罵不與渡乃捨取兩石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

翻囊

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法吃寄都下長干寺住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法吃在路行見張欣然而笑張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耀實顯彰

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
霜閉預紫煙表長歌出吳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
緣鄉

馬在甕中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怯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

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者人厨以周窮乏馬得
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其故之費
祀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及獄
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尔
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
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思每異之乃復與食如
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
夜掘壁根為大孔破械縱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

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

天相

天相者腰細腳羸恒喜含笑從曲天來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見闕則懼從尸天來身長體白顏色端
正不好火光從婆天來常懷悅豫聞惡不據從樂
天來思惟忍苦好分別義慈孝父母毗沙天來

鹿麕
細雨

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
細霧下者是龍雨麕下者是

喜雨噴雨

又阿修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噴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是噴喜雨

江伯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天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騰馬是也但扣騰自應者乃歸之如言果有二人從

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

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

間也

鬼彈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

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其氣中有惡

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

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

綴父

赤將子輦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啣百艸華
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
繳亦謂之繳父

折翅鳴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
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
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羣隱居其山常飲此水
遂以不飢因而絕粒羣所栖策與泉隔一澗旦夕
往還以一木為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鳴舒翼

當梁頭遂喚僧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
死於此絕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羣之將
死為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
緣之報乎

片片巖

立世阿毗曇論云闍浮樹者此樹生在闍浮提正
洲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十由旬是樹
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其果甘
美無比時有一人名曰長胗從佛聞說此樹即白

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佛向
北而去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世果破為多片
施諸大眾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擊於山石至
折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
為片片故因名此石為片片巖

忍辱草

涅槃經云雲山有草名曰忍辱草若食之則成醍

醐

怪山

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也
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
名曰怪山
彭侯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
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
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蠶桑因緣
太古之時有夫人遠征家無餘人惟有一男一女

壯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
曰尔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
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
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
奮繫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
為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於是伏弩射而殺
之曝皮於庭女以足感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
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若言未及竟馬皮極然
而起卷女以行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

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
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枝數倍因名其樹曰桑由斯
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

苑窳

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
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雙桐沙門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精修苦業常以

為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於是
雙發誓燒身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
枝豐茂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
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此靈長也姑今世
俟新靈皇云歸林無山靈林曰或靈林人靈方公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叅位
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
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

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阿鼠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
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
捉弓箭鎗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
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鎗向子文文便
失魄獸伏

水火定

雌雄龍

忿恚軍

如華雨象

外道黏天魔杖

戒郭戒狂

不說四歸

八關齋

八王日

天瓶

慧芽定水

下口食

明相三種色

龍齒

神稱

白團

燕肝越膽

五色煙

堯雲舜雨

大唐內典錄

宜悉稱釋

佛日法雷

三支

眼中黃

支菩薩

稱檀移植摩尼吐曜

五失本三不易

人中師子

冠蓋羽儀

稻麻竹葦

夢易首

連眉

出香流水

法寶聯璧

是宿習來

鏡瑩刃砥

非言莫津

勝賓慧士

醇乳楚玉

元魏塔寺

井屑本三

助朗太陽

水浮山響

肩聯踵接

清辯無盡

論場

文鋒理窟

通命論雷

大比校數法

靈瑞蓮輕甘水

鷄張蟻結

蜂飛蝟峙

超挺情境

如雲等雨

積空為量

庭不遊龍象

小乘藏

盈閣充車

禾草玉石

狂生蒙叟

生金粟界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鳳泉善齋

像谷下玉

井出錦

開元釋教錄

漢高僧傳

燕語送食

蛇村

安侯

枯泉漱水

燉煌菩薩

醉而不狂

兼面白面黑魚鱗

精神灑屬

卓朗

一日敵三十夫

青眼律師

白耳龍史

法匠

鷲腊車

魔去字顯

大乘師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藏教音聞卷三十六

法苑珠林

鳥孺頂上

僧伽羅刹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孺頂上後覺鳥在頂懼卵墜落身不移搖檢坐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旋頭騎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



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
有鬼來問樹言秦王伐得不因耶樹曰來即作
風雨擊之其柰吾何又曰秦皇使三百人被頭以
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冥然無聲病人報秦
皇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逐之走入河於是
秦皇立旄頭騎如百等蓋亦山靈必能坐思耶不
聞聲嗅香

聞聲受胎者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
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聲即便懷胎雞亦有

聞雄雞聲亦得懷胎嗅香受胎者如秦牛母但嗅
犢氣而亦懷子

憂陀那風之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
臍響出響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

口掉身掉心掉
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
無益戲論世俗言語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
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拮掌等名為身

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
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為心掉
五事覆
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修羅手障則不
明了心亦如是
四生
聖乘經云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
興曰濕炊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人具四生

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鞞婆沙經云問
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闍浮提地多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在與
共遊戲寢卧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
便生二童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
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
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
劫初人是也
後生為長

諸雙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生故

菩薩五種生事也問曰云何味入中首山土答曰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眾生於病疾世為大醫王救治眾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諍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眾生日龍鬼神及諸外道悉生其中

金為其導首引令入正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生刹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也問曰云何味入中首山土答曰四諦也今此是為最上菩薩也下云何味入中首山土答曰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諦是實義審尔不認故稱為諦解曰此是為最上菩薩也下云何味入中首山土答曰頭尾自諍

龍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
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
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河為大汝無此術尾
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匝
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聽汝為
大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
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眾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
三塗此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
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
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河為大汝無此術尾
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匝
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聽汝為
大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
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眾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
三塗

金猫

其善能信人五長

禰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王詣園堂上見一金
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
銅盆盆受三斛滿中人錢漸漸深掘次第得三重
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
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
梅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
乃往過去毗婆尸佛遺法之中有諸比丘衢道
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
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去家五里步步歡喜時

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
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
喜恒于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
至心歡喜施與勿喜吝若王前因世歡喜施
心馬情猴猴隨王前因世歡喜施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越度大海生長善芽豈
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
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似若葶藶艾
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徧體無甘寶由毀戒也

水火定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卓然神正性潔如玉
因至織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初
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
退王慚而返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
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
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現
乃知尔時入水火定也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
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

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
賞其事大施而旋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雌雄龍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忿恚軍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菩薩藏經云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
如華雨象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
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外道竊天魔杖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攝
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
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
於頂上但衆生心性別強難化慵戾不調習近五
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竊貫天魔之杖似風裏之
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
不豈得明類狂象之無鈎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
策心新新集起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戒郭戒柱見上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其自謂王

如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戒為郭禪定心城以戒為
柱此論云戒之無礙必成於戒之嚴密始能成
不說四歸此論云戒之無礙必成於戒之嚴密始能成
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
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
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
物賊即內手比丘以繩繫之于柱比丘執杖閉門
打之一下比丘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
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

言歸依僧賊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
者身體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以何
事故出家答言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
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
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比丘
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八關齋此論云戒之無礙必成於戒之嚴密始能成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答曰前
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

齊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
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齋者過中不食為名
八戒者防非止惡為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
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
八王日
提謂經云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
秋秋分立冬冬至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
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
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錄命

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
犯禁自致生善處
天瓶

智度論云佛言譬如有人歆患貧窮供養諸天求
索富貴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
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客問之
言今日何由得如此富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
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彼人即
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佚立瓶上舞

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無願不得若人破戒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慧芽定水由其人學古真意而得無河下部谷間
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芽因斯以成定水沿茲而滿
下口食

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不

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謠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筮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

明相三種色

既受齋已若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尔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樹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

食其粥也

龍齒

東晉時彭城吳蒼鷹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躍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

神稱

唐王元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惟以神稱稱之其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

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

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

重以善惡科罪上下斷其幾數斷其骨節入

白團其掌火計出入五

周武帝好食雞卵也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

常進御食有寵隋開皇中暴死三日乃蘇言見武

帝與王者同坐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

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願左右左右教曰雞卵為

白團也

燕肝越膽

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析而
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
五色煙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
曰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
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
葬之甯封子馬
堯雲舜雨

太宗文皇帝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
利益開四等之日徧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
雨

漢行越...
 夫形正定...
 雖之本...
 五色煙...
 齊封子...
 為其掌...
 西自...
 既益...
 元...

大唐內典錄唐沙門釋道宣撰

宜忠稱釋

秦世沙門道安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而異父
 豈曰承襲今者出家宜忠稱釋及翻四舍果云四

姓出家同一釋種眾咸歎服四姓一利帝利此是

行人名 佛三日最法為雷年如下

佛日法雷魏吳傳譯錄序

既三國峙居而西蜀一都獨無代錄者豈非佛日

麗天而無緣者弗覩法雷震地而比屋者弗聞我

漢南葉代寫書

三支

天竺無名氏所撰書云

月支國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漢末遊洛受

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讖見漢錄世稱

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

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

囊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

眼中黃

見上

支菩薩

月支國沙門曇摩羅察晉言法護本姓支歷遊西

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大齋梵本婆羅

門經來達王門因居燉煌遂稱竺氏後到洛陽及

往江左其間在所遇緣便譯僧祐錄稱支菩薩

梅檀移植摩尼吐曜

沙門慧遠致羅什書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於

時音譯來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遊則一日

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遠增其勞

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眾珍自積

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

五失本三不易美林於必請謝豈斷善於前從
釋道安每稱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
梵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
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梵經
悉委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
蘇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詞尋說
句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一百今竝刈而不存四
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詞已乃
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而

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
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
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
佛未及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
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
人而卒卒若此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
也

人中師子

後秦錄序

天竺三藏禪師佛馱斯那大才聰明誦半億偈經

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為人中師子

冠蓋羽儀 劉宋錄序

何尚之對宋文帝曰中朝以遠難復盡知渡江已
來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
郝超王謚等或號絕羣或稱獨步清信之士無乏
於時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
有契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
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
已徧寰區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時吏部郎

羊元保在坐進曰臣竊思秦趙論強兵之術孫吳
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也尚之曰夫禮隱逸則
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心志在吞
噬亦無取於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

稻麻竹葦

宋朝釋教隆盛名僧智士鬱若稻麻寶刹金輪森
如竹葦

夢易首

譙王劉義宣請法師求那跋陀羅講華嚴經跋陀

自時未善宋言旦夕請觀世音遂夢易首明旦就
講辯注若流

連眉

闕賓三歲禪師曇摩蜜多宋言法秀生而連眉為
人沉邃甚有慧鑒常為善神潛形密護每之國境
神必託夢告其王知去亦如之
出香流水
沙門元暢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後適成
都止大石寺手自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傳至

今為

法寶聯璧蕭梁錄序

武帝太子綱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諸餘雜集其
徒實繁

是宿習來

太子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名僧法年八九歲有
時靜坐閉目誦出前經揚州道俗咸稱神授長房
云驗於經論斯理皎然是宿習來非闕神授
鏡瑩又砥

鏡瑩轉明又砥彌利滴聚為海塵積成山世世習
而踰增生生學而益廣近匹初始之月終至十五
團圓拾人還受人即是次生事憶而弗忘其功神
乎
非言莫津

僧祐三藏記序云夫真諦元凝法性虛寂而開物
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訓會於義空之門一
音震辯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
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興

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
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真結集始則四合集經中則
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

勝賓慧士

又云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
至中原慧士煒燁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
其奧頌涓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若之衆像法
得人於斯為盛

醇乳楚玉

又云祐翹仰元風誓宏末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
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
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竝鑽析內
經研鏡外籍茲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
表為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牘凝翰志存
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
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楚玉矣
元魏塔寺

靈太后胡氏起九層木浮圖高九十丈上有寶刹

復高十丈去地千尺離京百里即遙見之繡柱金
鋪駭人心目至於秋月永夜高風寶鐸和鳴聲響
諧韻中霄晃朗煜燭耀空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僧
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疎難得而言
栝柏椿松扶疎筴雷叢竹香草布獲塔庭其四門
外皆樹青槐亘以凉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
飛塵非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
井脣

北天竺國三藏法師菩提流支嘗坐井口澡瓶內

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三歲乃操柳枝聊為井口
密心誦咒纔始數徧泉遂湧上平至井脣三歲即
鉢盃酌用傍僧見之竝歎稱聖法師曰斯是術法
耳外國共行此方不習乃言是聖懼惑於世
助朗太陽

揚州栖元寺沙門釋慧善撰散華論以智度論每
引小乘以證成義善故依文次第散釋譬諸星月
助朗太陽猶如衆華續絲而散故名散華論也

水浮山響

隋錄序

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圖榮祐宅此九州故使天
化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
珠明石變聾聞瞽視瘖語蹙行禽獸見非常之祥
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
神異四時徧和王燭
肩聯踵接
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斯遠大伽藍鬱
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
清辯無盡

隋天台山沙門釋智顛幻冥禎感夙稟元風蘊道
天台尋師衡嶺雙宏定慧圓照一乘受四教於神
僧傳三觀於上德入法華三昧證陀羅尼門照了
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說摩訶衍似長風之遊太
虛假令文字之師千羣萬數尋彼妙辯無能窮也
自發軔南嶽宏道金陵託業玉泉遁跡台嶺三十
餘載盛宏一乘止觀禪門利益惟遠義同指月不
滯筌蹄或於一法中演無量義攝無量義還入一
心實觀元微清辯無盡

論場

大典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采摭先聖後賢所撰
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譬世園場則五果百穀
戲場則歌舞音聲戰場則牟甲兵仗道場則幡華
寶蓋種種莊嚴今此論場譬同於彼無事不有披
帙一閱俱覽百家
文鋒理窟
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潛形寺宇汎志慧流迹罕人
湖情多物外文鋒出口理窟入神

通命論

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以為儒教亦有三世因果之義但以文言隱密理致幽微先賢由來未所辯立今備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欲發顯儒教助佛宣揚導達羣品咸奔一趣

比校數法

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外內傍通比校數法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筭之用也則兼該大衍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

然華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天竺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先譯經並以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千里依諸算計悉不相合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麾之際於斯取失故錄衆經算數之法與華夏先參十十變之傍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

靈瑞蓮輕甘水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釋灌頂深明止觀雙修定慧數揚妙法池開靈瑞之蓮學侶雲臻泉涌輕甘之水

鷄張蟻結

皇朝錄序

聖人利見應錄在期隋煬末齡天地同閉鷄張鵲
靈起蟻結蛇盟人不聊生物無寧止皇唐敦舉義動
天心四海廓清三寶雲構

蜂飛蝟峙

皇運之始天步猶艱薛舉直指於幽岐王充擁甲
於河洛東西引寇各擅威雄自餘偏裨蜂飛蝟峙
超挺情境

教本無相理趣無緣統羣有而出重昏拔心因而

靜煩妄斯其致也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強

以名相用顯筌蹄故能聲滿天下而無滯於有空

形充法界而超挺於情境

如雲等雨

如雲則原隰俱覆等雨則高下同霑任根葉而增
榮逐華果而光茂

積空為量

積空為量無生不在化門大地為籌無時而不度
物約緣極廣梗槩若斯通曰大乘無教不攝據此

而叙無別小乘是知大能攝小如海之納百川小
不容大若庭不遊龍象見上

小乘藏

小乘藏者謂諸佛隨緣赴機之漸教也討論教主
曲引釋迦託八相而垂光寄三界而稱號胎誕右
脇引同類而攝生捨位若遺接染愛之迷客四十
九載三輪現於人天方八十年四諦揚於生趣斯
道被俗開誘實繁非佛本懷乘機權設故知鬼馬

涉水未足香象之能羊鹿載馳豈等大牛之力

盈閣充車

僧佑三藏集雜錄序曰夫靈源啟潤則萬流脉散
元根育萌則千條雲結何者本大而末盛基遠而
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屆梁世歷明
哲雖復緇服素飾然竝異迹同歸至於講議贊析
代代彌精註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
閣以物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

禾草玉石

晉釋道安著疑錄云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喜事者以沙糝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存后稷為之嘆息金匱玉石同絨亦和為之懷恥今列非佛經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倍焉

狂生蒙叟
好事狂生我聞興於戶牖流俗蒙叟印可出於胸懷竝趨耳目之事情故非經通之意致註誤後學良足寒心

生金粟界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死經日乃甦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害之時在黃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

國與子俱出家學道今為却亭廟神以瞋恚故墮
此神報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可為立法使生善
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
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
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後神即命過
暮有一少年上跪高前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
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
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
蛇村是也

安侯

安世高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猶呼

安侯至今為號焉

又安侯國優婆塞都尉安侯

元

枯泉漱水

竺法護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深漱後有採薪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徃細歎曰人之無德
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
耳言訖而泉流淌澗其幽誠所感皆此類也故支
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

泉漱水邀笑護公天挺宏懿濯足流沙領拔元致
護世居燉煌而化導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
燉煌菩薩見上
醉而不狂
優婆塞竺法蘭性嗜酒飲至五六斗方暢嘗大醉
臥於路傍仍入河南郡門喚呼吏錄送河南獄時
河南尹樂廣與賓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尹僑客何
以學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何有僑
舊廣又曰飲酒可尔何以狂亂乎答曰民雖狂而

不亂猶府君雖醉而不狂廣大呼時坐客曰外國
人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僕面白
復何怪耶於是賓主歎其機辯遂釋之

面白面黑

見上

精神灑屬

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西域人西晉永嘉
中始到此王丞相王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
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
蜜乃歛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

道期人下合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密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

卓朗

見上

一日敵三十夫

沙門佛陀跋陀羅幼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

青眼律師

沙門卑摩羅又為人眼青時亦號為青眼律師

白耳龍

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龍每與眾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眾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似若問訊徧乃化去年輒一出

法匠

沙門僧伽跋澄或云跋澄常浪志遊方觀風宏化
符堅建元之末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
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
鶩腊
沙門鳩摩羅什年九歲進到蜀賓王敬異之日給
鶩腊一雙粳麵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
魔去字顯

什得大品經始就讀披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
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誦習之

大乘師

什為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義師感悟心服
即禮什為師言我是和尚小乘師和尚是我大乘
師矣



